









蘇合莊唐初令長吏丘旬

也其行志大錄寺掌折獄詳刑凡繫囚之知其情狀有

復來而懼矣且天怒不可遏也

唐主以其子從厚為河南尹判

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聞之不悅

衛副使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

高季興龍襲取夔州

唐遣兵討之

州據之又襲涪州而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瑛等入夔州

討平之

不之官亦實為陳州趙進自謀脫之趙兵在禮求之徙其

三月唐初置監牧

唐鄴都軍亂

夏四月唐以

秦元王則此主其從厚為二月唐以石敬瑭為六軍諸

衛副使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

唐遣兵討之

州據之又襲涪州而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瑛等入夔州

討平之

不之官亦實為陳州趙進自謀脫之趙兵在禮求之徙其

三月唐初置監牧

唐鄴都軍亂

夏四月唐以



季良与孟知祥有日知祥留朝  
廷不得已從之李昊歸蜀

月唐以王延鈞為威武節度使

唐兵討

荆

南

於吳人不受

楚

馬

唐以馬殷為楚

唐蜀兵敗荆南軍

唐

國王

取夔中萬州

秋七月唐殺豆盧革

八月朔日食

契丹與唐修好

冬十月唐主如汴州

宣武

節度使朱守殷反

唐主遣兵討之

遂遣使殺任

圜守殷自殺

唐先二司浦負二

百萬緡

吳丞相徐溫

唐



可求... 溫齊... 吳王... 唐以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 十一月孟

知祥修成都城... 唐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 十一月孟

唐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 漢光武故事... 十一月孟

唐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 漢光武故事... 十一月孟

如唐不受... 禮遣使者... 十一月朔日食... 吳遣使

月唐以孔循為東都留守... 王建立同平章事... 密

使... 循... 唐...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人擊荆南敗... 四月唐以從榮為北都留守







不敵輕犯塞德金獻俘諸將皆請誅之  
中十餘人悉斬之八月唐以王延鈞為閩王  
契丹遣使如唐○九月唐溫韜段凝伏誅  
唐主以韜發諸陵凝死冬十一月唐立哀帝  
廟於曹州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吳立其子

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

王都伏誅獲兇餒送大梁斬之

城應官軍者皆謂不日唐土遣使者促王晏球克定州  
使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  
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  
粗走不民得養出定州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門下  
自焚始攻至餒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門下  
士謝功不頌饋運而巳胡氏冠蓋合古罪人用兵者美其功  
州之功不頌饋運而巳胡氏冠蓋合古罪人用兵者美其功  
周公討三監宜於五代時為三年始得其罪人用兵者美其功

從璨 璨與客宴於會館園酒酬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  
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  
唐禁鐵錫錢  
唐置緣邊市馬場  
唐以

從學為河南尹從厚為北都留守  
唐置緣邊市馬場  
唐以

使贊執政曰從厚為北都留守  
唐置緣邊市馬場  
唐以







其詩常集覽列王山注見三年威唐削錢銀官送

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賜昭遇者綱支

莫反政集覽冬十月唐以康福為朔方節度使

史東補重誨以惡之常戒之曰汝但妄事會當斬

方河不西節度使福靈州唐入胡境唐為帥者多

由是威聲大振遂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集覽

途音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集覽吳方始受代

謂知誥親吏周宗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除謀

諸弟薄諸弟知誥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除謀

江知誥十一月知誥為告我者亦延望也又以為統

書日知誥召引亡器均飲之金鐘酌酒賜之斬之

飲之儀鐘接集覽笑類俳倡合飲戲音問併飲之

以李仁矩為保寧節度使集覽唐重州之仁矩

論又使綿州刺史武矩裕將兵赴治仁矩增師而

傳言又將治綿州城隍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

未嘗道問至是遣龍州使節成力請拒朝廷集覽

所綿州龍本陰平郡魏鄧艾伐蜀自陰平鑿山通

置龍州唐本陰平郡魏鄧艾伐蜀自陰平鑿山通

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集覽董璋遣兵築寨劍門與子孟

庚寅

唐長興元年鎮

是春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子孟



好還言章貪殘好勝終必為患西川指揮使李仁罕業  
欲置宴召知祥有尼告二將欲害知祥兵詰之無狀斬之屏  
左是諸將親服知祥與董璋同流涕曰老兩兵惟人死延於  
由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章還召  
武麥裕囚之益民皆剪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燧知祥  
累表請雲安益民皆剪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燧知祥  
監唐主許之遂上遂州宋升遂寧府立  
綿遂郡唐改遂州宋升遂寧府立  
遂寧郡唐改遂州宋升遂寧府立  
氏為后 唐主將立曹淑妃為后德妃事之德妃曰吾素  
偶至尊誰敢干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之德妃曰吾素  
之初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  
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如由是怨之吳遣兵擊荆  
南不克 ○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  
平之 初唐主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  
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逐不所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論  
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不所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論  
閉門拒入朝珂使人詰之對曰唐主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  
宣請為入朝珂使人詰之對曰唐主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

人言耳宜速討之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  
生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  
朝請自通技河斬唐主曰吾兒為安重誨所傾馮道趙鳳奏  
從阿失守宜加之罪唐主曰吾兒為安重誨所傾馮道趙鳳奏  
輩遂不欲置之朕昔為小校家貧類此輩意也明日重誨  
自至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類此輩意也明日重誨  
以重誨曰惟陛下下裁之通承重誨旨閑居私第亦可矣何  
復言以自通鎮河王德如相保護得免士大夫不取與從  
往來惟私通鎮河王德如相保護得免士大夫不取與從  
曾啓行禮部侍郎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  
而後行禮部侍郎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  
月唐告密人邊彥溫等伏誅 將張儉引告密人德十  
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侍  
衛都指揮使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侍  
耳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彥溫人欲重誨慰撫唐以  
之君臣相泣既而趙鳳復奏收行德及儉皆族誅之唐以  
張延朗為三司使 名自此始 唐立子從榮為秦  
王從厚為宋王 ○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子孟知祥



連兵反

重能相故夫誇主成唐用業璋取朝員遂發謂以爲... 唐以范延光爲樞密使... 九月

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死之

全之爲董璋... 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 唐詔削

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

孟知祥兵圍遂州董璋攻利州不克

天正降奇... 孟知祥兵圍遂州... 董璋攻利州不克... 李仁罕圍



閣門非計也欲曰此共三千助守

唐誅董

璋之子光業夷其族

董璋兵陷黔州

楚武穆王

馬殷卒子希聲嗣

唐削孟知祥

官爵并討之攻劍州不克

使至成都告急

州而大軍不繼

將也五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下引會日暮二餘人謀曰道衆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

集覽

武信軍名今

唐誅董

董璋兵陷黔州

楚武穆王

馬殷卒子希聲嗣

唐削孟知祥

官爵并討之攻劍州不克

使至成都告急

州而大軍不繼

將也五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下引會日暮二餘人謀曰道衆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州也又遣趙廷



唐長興二年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

將夏魯奇死之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

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羅拜奉

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泣言譏人交構幾不免賴主

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望有惡言

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自西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詔

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以遂方還亦言重誨不繼燒營北歸

軍前以告孟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詔召

曰不知過綿州必道知祥問故曰被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道

弘昭不內重誨以書示之安重誨曰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

節度使李彥璋走知祥以趙延隱為昭武留後延隱

遣使密言於兩川之眾璋多詐必為公患因祥不許延隱

謀曰不從吾已

夔州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下家臣終不叛主但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悅

謂防人包周密也春秋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序聖人包周密也春秋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吳徐高誨歸洪州齊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啓求隱居吳

王下詔嚴之不至知誨遣其子景通

唐賜契丹突欲姓名李贊華以為懷化節度使

唐以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

復見吾以重誨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遣使往諭旨以

唐長興二年

是

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

將夏魯奇死之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

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羅拜奉

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泣言譏人交構幾不免賴主

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望有惡言

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自西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詔

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以遂方還亦言重誨不繼燒營北歸

軍前以告孟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詔召

曰不知過綿州必道知祥問故曰被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道

弘昭不內重誨以書示之安重誨曰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

節度使李彥璋走知祥以趙延隱為昭武留後延隱

遣使密言於兩川之眾璋多詐必為公患因祥不許延隱

謀曰不從吾已

夔州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下家臣終不叛主但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悅

謂防人包周密也春秋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序聖人包周密也春秋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吳徐高誨歸洪州齊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啓求隱居吳

王下詔嚴之不至知誨遣其子景通

唐賜契丹突欲姓名李贊華以為懷化節度使

唐以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

復見吾以重誨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遣使往諭旨以

唐長興二年

是

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

將夏魯奇死之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

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羅拜奉

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泣言譏人交構幾不免賴主

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望有惡言

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自西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詔

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以遂方還亦言重誨不繼燒營北歸

軍前以告孟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詔召

曰不知過綿州必道知祥問故曰被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道

弘昭不內重誨以書示之安重誨曰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

節度使李彥璋走知祥以趙延隱為昭武留後延隱

遣使密言於兩川之眾璋多詐必為公患因祥不許延隱

謀曰不從吾已

夔州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下家臣終不叛主但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悅

謂防人包周密也春秋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序聖人包周密也春秋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吳徐高誨歸洪州齊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啓求隱居吳

王下詔嚴之不至知誨遣其子景通

唐賜契丹突欲姓名李贊華以為懷化節度使

唐以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

復見吾以重誨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遣使往諭旨以



石敬瑭兼六軍諸衛使○唐罷趙統

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

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唐遣兩川將使還諭本鎮

六月唐均田稅

閩作寶

九月唐敕解縱五坊鷹隼

一月朔日食

吳以其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

徐景通為司徒輔政

十一月唐初聽民鑄田器

孟知祥遣李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子

張

見

重

益

國

言

送

而

使

贊

所

三

至

是

每

本

姓

咸

成

舊

半

質

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

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唐遣兩川將使還諭本鎮

六月唐均田稅

閩作寶

九月唐敕解縱五坊鷹隼

一月朔日食

吳以其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

徐景通為司徒輔政

十一月唐初聽民鑄田器

孟知祥遣李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孟知祥



肇守利州元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發以取只  
肇同功願以昭武護肇知祥襄  
論不許廷隱三議知祥從之  
唐長只三年鎮是  
春正月唐遣兵擊党項破之○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

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

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文義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  
善矣頌之以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李者甚衆安得入  
而頌之曰以君季謂季世猶言叔世未也何患於不給哉

疏云國衰為叔世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三月

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鏐寢疾謂將吏曰

皆愚儒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  
戴鏐乃悉出印綸授傳瓘曰將吏推尔宜善守之又曰子  
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  
兄弟同偕行喪內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  
將吏曰暮趨謁當與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

仁章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  
傳瓘更各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蕭鎮使法除仁田荒絕久  
租稅置擇能院掌選奉殿最內牙指揮使劉仁托及仁章  
久用事為眾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諭之曰二將  
事先王汝當稟吾命不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  
為汝乃以仁章當為備州刺史仁托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  
告許者元瓘皆置不集覽謂易姓猶言異姓也  
穆王馬殷李長與三年吳越契丹遣使如唐初契丹  
武肅王錢鏐卒此並誤書謚契丹遣使如唐舍利前  
羣臣德鈞等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主謀於  
華在之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亦曰前刺  
契丹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  
恐悔之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將各也契  
刺自是振武集覽舍利前刺契丹音則解契丹將各也契  
雲州及振武各百匹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要裹頭巾者納  
牛馬契丹將各百匹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要裹頭巾者納  
璋龍裝西五月子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



知祥遂取東川  
孟知祥二遣使說善璋以主上禮於

三月清李吳諸梓州極論利害璋志怒不許吳還言於知

祥曰璋不通謀議且必克王暉曰劍南萬里成林鎮

諸將謀襲成都皆曰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

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

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不守人勇而無恩士卒不

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李兵誘之以人助心危懼公

兵精銳皆在野戰則成擒矣今李兵誘之以人助心危懼公

出後必大捷璋素有名今李兵誘之以人助心危懼公

李肇書誣之云五月朔入諱璋激至乃有遺季良曰都

矣肇欲令公殺副使與通謀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

千矣肇欲令公殺副使與通謀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

武侯廟下璋帳於難自全計璋克漢州其後璋退陳於

戰璋乃上馬前鋒如交指揮使張日中曝我輩知祥言不

盡北無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公譚高家督戰趙廷隱

兵大敗死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公譚高家督戰趙廷隱

引兵追至者數千人而還命廷隱張公譚高家督戰趙廷隱

兵三百大謀而入璋引妻子女登城乎指揮使潘州使討

兵三百大謀而入璋引妻子女登城乎指揮使潘州使討

李肇開璋敗始斬其使以間知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李

仁罕自遂州來侵悔廷隱廷隱大怒知祥將士謂仁

命廷隱曰昔梁相莊宗比兼領四鎮今趙廷隱為我

遂還成都廷隱亦引兵還知祥謂李昊開曰君為我

領東川以絕仁為保軍益以果遂李昊開曰君為我

季良帥將吏絕請知祥兼領東川計之平吳請解之

之起兵也范廷光於唐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

難百及其交爭早圖之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

亦欲倚朝延之重吾故其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

自新唐主曰存知祥吾故其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

遣使奉官李存知祥吾故其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

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日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第希

範嗣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唐詔孟

知祥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知祥令李昊為武

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請求節昊曰知祥

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求節昊曰知祥

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請求節昊曰知祥

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求節昊曰知祥



更令吳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每已下又表請以  
季良等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李仁矩武慶裕各數  
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  
千朝延徵還表請其妻及知祥凡節度使亦不復徵也  
知朝延徵還表請其妻及知祥凡節度使亦不復徵也  
覽帝無慮嘉六年宋文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節度使亦不復徵也  
城二河縣運初契丹既疆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  
德鈞為節度使城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道稍通於州  
東五里餘路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道稍通於州  
州運路勇騎來爭德鈞擊却之通薊民始得稼穡道稍通於州  
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  
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賢小人就言可畏者六陰懼  
淵可畏言下用傷深可畏道深可畏言可畏者六陰懼  
可畏言下用傷深可畏道深可畏言可畏者六陰懼  
畏者願降下用傷深可畏道深可畏言可畏者六陰懼  
足信以非誠不足懼則其所言乃當理而未有總耳言雖不  
足信以非誠不足懼則其所言乃當理而未有總耳言雖不

更令吳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每已下又表請以  
季良等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李仁矩武慶裕各數  
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  
千朝延徵還表請其妻及知祥凡節度使亦不復徵也  
知朝延徵還表請其妻及知祥凡節度使亦不復徵也  
覽帝無慮嘉六年宋文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節度使亦不復徵也  
城二河縣運初契丹既疆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  
德鈞為節度使城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道稍通於州  
東五里餘路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道稍通於州  
州運路勇騎來爭德鈞擊却之通薊民始得稼穡道稍通於州  
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  
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賢小人就言可畏者六陰懼  
淵可畏言下用傷深可畏道深可畏言可畏者六陰懼  
可畏言下用傷深可畏道深可畏言可畏者六陰懼  
畏者願降下用傷深可畏道深可畏言可畏者六陰懼  
足信以非誠不足懼則其所言乃當理而未有總耳言雖不  
足信以非誠不足懼則其所言乃當理而未有總耳言雖不

更令吳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每已下又表請以  
季良等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李仁矩武慶裕各數  
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  
千朝延徵還表請其妻及知祥凡節度使亦不復徵也  
知朝延徵還表請其妻及知祥凡節度使亦不復徵也  
覽帝無慮嘉六年宋文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節度使亦不復徵也  
城二河縣運初契丹既疆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  
德鈞為節度使城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道稍通於州  
東五里餘路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道稍通於州  
州運路勇騎來爭德鈞擊却之通薊民始得稼穡道稍通於州  
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  
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賢小人就言可畏者六陰懼  
淵可畏言下用傷深可畏道深可畏言可畏者六陰懼  
可畏言下用傷深可畏道深可畏言可畏者六陰懼  
畏者願降下用傷深可畏道深可畏言可畏者六陰懼  
足信以非誠不足懼則其所言乃當理而未有總耳言雖不  
足信以非誠不足懼則其所言乃當理而未有總耳言雖不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如可也何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下  
相害之故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日蟲害之故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為詩舉浮華之士高華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頗自矜伐唐主為語之曰吾為維不將家子又非素習徒取人  
開笑汝勿效也王從榮為詩舉浮華之士高華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切法安重誨效也王從榮為詩舉浮華之士高華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不為安重誨效也王從榮為詩舉浮華之士高華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為安重誨效也王從榮為詩舉浮華之士高華等於幕府與相唱和  
右尤公之主與從榮皆輕侮孟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  
與從榮皆輕侮孟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  
機要會契丹事常思善以弱奉之故嫌隙不亦慮及禍除之  
師臣詔不落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遂召義誠詣闕且命除之  
既受詔不落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遂召義誠詣闕且命除之  
議直河東李敬瑭至欲以非而延光壽欲遂用義誠議久不決  
密河東李敬瑭至欲以非而延光壽欲遂用義誠議久不決  
鎮河東李敬瑭至欲以非而延光壽欲遂用義誠議久不決  
都押衙委以心腹晉陽事以部將劉遠周瓌為  
先兼六軍諸衛副使敬瑭至欲以非而延光壽欲遂用義誠議久不決  
今不兼六軍諸衛副使敬瑭至欲以非而延光壽欲遂用義誠議久不決  
管隙不兼六軍諸衛副使敬瑭至欲以非而延光壽欲遂用義誠議久不決

唐蔚州叛降契丹

集覽

集覽

集覽



唐長興四年  
是歲凡四國三延鎮鈞龍  
春正月閩王王延鈞

稱帝更名璘其閩人有言龍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安冊備儀衛

李仁福卒子彝超嗣二月唐定難節度使

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

以孟知祥為蜀王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

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超拒命先是河西

李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超拒命先是河西

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

命則有寫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超集覽

夏本漢朔方郡後魏置夏州銀本春秋白狄地北周立銀

州綏亦白狄地後魏立綏州省在靈夏南境唐立宥州

唐以劉瓚為秦王傳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傳宰相

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請以為傳王府

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詭譎獨從容規調從榮不悅槩

以僚屬待之費有難色從榮亦不得食唐立子從珂

為潞王從益為許王閩地震初閩王審知性節

是土水之盛營吳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宋齊丘勸知

宮城於金陵乃營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

引還安從進攻夏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

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開中民輸斗粟東蒙費錢數萬

幸與表以問許其朝廷貢賦也但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

軍優給唐主暴得賜在疾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



















以鶴軍至於鼎金告佑直以給之趣童等至

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童等至

忽安重也樂禍謂喜於禍害人前代安重誨而

宋當其路相里金相里復姓注見唐高宗乾封元年

正當其路相里金相里復姓注見唐高宗乾封元年

洛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

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官劉延朗為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

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入城從中守藩方當是

康義誠等曰先帝承大業國賦外守藩方當是

計見告朕何取耳既承大業國賦外守藩方當是

路王見告朕何取耳既承大業國賦外守藩方當是

軍權不王以告朕何取耳既承大業國賦外守藩方當是

自以尚多臣請義誠欲悉以不事免於罪亦所甘

集覽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擊之東義誠由是恨之唐主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

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禁軍固守洛陽

反邪洪實軍士益憤憤何謂方為尼吾洛陽近惠

訊之竟不辨憤憤何謂方為尼吾洛陽近惠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忠同殺之

前軍獲王忠同殺之

帝擢之助朝節將常懼大恩非面不知附起行間

得富貴助朝節將常懼大恩非面不知附起行間

泉下耳助朝節將常懼大恩非面不知附起行間

且休矣欲有之於劉延朗妻曰若留思同嗟惜者

家資待報擅殺之及其妻曰若留思同嗟惜者

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曰若留思同嗟惜者

義誠比皆降從珂至陝諸將及康

從直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者引兵發

集覽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唐高宗乾封元年







廬子往應之曰給兄子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則將縶之乎  
輸東家而獲其色子則得妻則將縶之乎  
軫也則禮重食色力結反音則將縶之乎  
至也音孫縶音婁疾力結反音則將縶之乎  
珂降從珂誅之漢初從珂羅漢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

珂曰諸事不見從珂大漢初從珂羅漢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  
鎮降蜀守張馬元劍慶之命斬於路偶唐興元武定兩  
唐興元武定兩

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自陳請開之由馮道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國寢禮  
等皆上將勸進從珂道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國寢禮

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執萬五入即廢然自等從鎮珂至潞王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執萬五入即廢然自等從鎮珂至潞王從厚為鄂王而自立

州刺史宋令詢死之唐主從珂弒鄂王從厚于衛州磁  
州刺史宋令詢死之唐主從珂弒鄂王從厚于衛州磁

帝不飲密益殺之問帝性仁厚於弟敦雖遭秦王忌  
帝不飲密益殺之問帝性仁厚於弟敦雖遭秦王忌

君身之數夫若王非明宗之子也問帝豈真其君矣微所  
君身之數夫若王非明宗之子也問帝豈真其君矣微所

唐以郝瓊權判樞密院唐康義誠伏誅夷  
唐以郝瓊權判樞密院唐康義誠伏誅夷

其族甚胡氏曰行誤閣帝者朱弘昭馮贊孟漢瓊康義誠為  
其族甚胡氏曰行誤閣帝者朱弘昭馮贊孟漢瓊康義誠為

其族甚胡氏曰行誤閣帝者朱弘昭馮贊孟漢瓊康義誠為  
其族甚胡氏曰行誤閣帝者朱弘昭馮贊孟漢瓊康義誠為







祥殂子相立

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子仁贊

樞密使王處回受遺詔輔政是夕殂

兵專伺時變且速立嗣君以絕觀望

不以實告仁贊更相即位遂

百二十八萬初唐主以王政對左裁見財失實故以劉

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餽責勾取故存之

極言其便八月詔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書令李仁罕徙其侍中李肇於邛州仁罕自持宿

獨主不得已加仁罕兼中書令

至成都無足疾扶杖入朝不拜

趙李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

景遷江都輔政○唐葬鄂王子徽陵城南徽陵

十一月吳徐知誥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留

早是歲秋冬旱民多流

漢平章事楊洞

潛卒漢主命太子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先賴弘

治軍已過矣况眠羣小乎漢主不聽洞潛出見衛士掠歸

唐清泰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唐夏州節度

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蜀主尊其母李氏

為太后太后太原人本唐莊宗

陳氏為后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

月唐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唐詔開言路



在德世征... 能言馬... 皇言德... 同平章事... 契丹寇邊... 吳加徐景遷

敬瑭將兵屯忻州... 契丹寇邊唐北面總管石... 吳加徐景遷... 敬瑭將兵屯忻州... 契丹寇邊唐北面總管石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

唐以房暉為樞密使... 唐以房暉為樞密使... 唐以房暉為樞密使... 唐以房暉為樞密使

密使... 唐以房暉為樞密使... 唐以房暉為樞密使... 唐以房暉為樞密使



左傳成十三年 蜀寇唐金州不克 城中寇金州拔寨

私監陳以知隱遁 去防禦使馬全節 冬十月閩李餒弒

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閩主璘有入

內皆惡晚得風疾 嘗藩皇與守明及百工院 使李可殺私通

於福王繼鵬力疾 視朝諸將可殺之狀 與繼鵬而使人

後入宮璘守明帳 下亂兵刺殺之 繼鵬即位更殺

陳匡勝歸守明度 及遣使奉表於唐 立父位更殺

姪璘初娶漢女使 官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 越日

宮禁可閩事延遇 至對退謂人曰 去其越國信漢主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 禮南節不許素服向 其越國信漢主

王希範好奢靡 孫光憲曰 為遠慮 吾自念 平日

可謂大才夫 孫光憲曰 為遠慮 吾自念 平日 又足慕乎

子悟曰公言是 快也 日謂不為 遠慮 吾自念 平日 又足慕乎

先過矣乃指去 玩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 自以奉養固已

業吾老矣不復

梁震之功而能

光憲司馬公曰

梁震之功而能

光憲司馬公曰

梁震之功而能

光憲司馬公曰

梁震之功而能

光憲司馬公曰

梁震之功而能

光憲司馬公曰

梁震之功而能

光憲司馬公曰

梁震之功而能

左傳成十三年 蜀寇唐金州不克 城中寇金州拔寨

私監陳以知隱遁 去防禦使馬全節 冬十月閩李餒弒

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閩主璘有入

內皆惡晚得風疾 嘗藩皇與守明及百工院 使李可殺私通

於福王繼鵬力疾 視朝諸將可殺之狀 與繼鵬而使人

後入宮璘守明帳 下亂兵刺殺之 繼鵬即位更殺

陳匡勝歸守明度 及遣使奉表於唐 立父位更殺

姪璘初娶漢女使 官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 越日

宮禁可閩事延遇 至對退謂人曰 去其越國信漢主

荆南梁震退居土洲 禮南節不許素服向 其越國信漢主

王希範好奢靡 孫光憲曰 為遠慮 吾自念 平日

可謂大才夫 孫光憲曰 為遠慮 吾自念 平日 又足慕乎

子悟曰公言是 快也 日謂不為 遠慮 吾自念 平日

先過矣乃指去 玩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 自以奉養固已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城中寇金州拔寨















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以晉安為憂

臣使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

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延露檢言之契

日唐主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行則日議竟不

心唐君臣不能東之旁峻關西北先解其安之

雲中郡在郡北東之曲言其限地也限者水曲

本范陽防院奚契丹之水也又注見唐武宗會昌

也汾水注見周威烈王二年曲言其限地也限者

精爽是謂魂魄禮記祭義必有大谷先禘其魄乎

以拒契丹冬十月唐括民馬籍義軍

十一月唐括民馬籍義軍

唐以趙德鈞為行營都統

安素唐主命自飛狐躍契丹後鈞請將騎由

土門路西入許之趙州刺史劉在明戌易州德鈞

自隨至鎮州以重溫琪領招討副使受詔將兵也

少領合澤潞兵乃趣潞州知德鈞志趣乃止表稱

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湯燕德

鈞志在併道行營都統延壽遇德鈞於西湯燕德

北屯團集時飛狐夢溪筆談曰北嶽常山界飛狐

山鋪之西自銀冶寨北出間至代州今此路不通

水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後宋太宗

西原後幸常山乃由土門路也飛本所蜚注詳見

邦三門注見蜚狐之主噴真明元年井陘注見秦

士谷口在潞州之南今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

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

難必敬瑭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

命子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

莫承敬順新為儒武雲應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

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李士承旨桑維翰為

翰林

翰林



李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  
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胡氏曰  
敬瑭之罪在不助國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  
為備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則兵以義率名實  
皆正則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  
而不本於禮義未有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與契丹  
兵不戰去晉安繼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素表為延壽  
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予能却胡寇雖欲代吾  
位吾亦甘若玩寇邀君但恐犬豕俱能却胡寇雖欲代吾  
以金帛路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  
與契丹為兄弟仍許石氏常請即以其東又恐山北諸州  
境晉安未下德鈞尚疆詭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  
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  
契丹主曰趙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  
可畏而信其說安之父子素蓄異志非以死殉國之人何足  
晉得天下將場中國之利豈非此小利之比乎且使  
帝以信義救人倫前約也但兵家謀謀不得不利之曰皇  
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曰至  
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

石巴許石郎此唐將揚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

契丹龍敏謂前鄭州陽武人契丹主曰今從僕將之自介休

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主唐主曰龍敏有

壯用之可衝陷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主唐主曰龍敏有

戰無功張生戰馬死則安審琦之接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

吾謂之張生戰馬死則安審琦之接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

降未為魄也光遠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未忍高行周知

日行遠欲圍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未忍高行周知

葬而祭之謂其不降於契丹也敬達未忍高行周知

奉詔勞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呂琦主以晉安已降遣使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契丹主謂晉主曰桑

有是命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栢唐主







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  
然無敢犯令初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  
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  
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青殺  
難其人晉主甚悔之集覽年分上供送使宗元三和  
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

事○晉以張希崇為朔方節度使初朔方節度使

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瓌辭曰臣自以希崇鎮朔方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文進聞晉主為契

高麗擊破新羅百濟高麗擊破新羅百濟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六

威信民夷愛之與屯田以省漕運徙為靜難節度使至晉  
是晉主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復以希崇鎮朔方  
告破之故皆拜辭而退於是東夷諸國皆附  
擊破新羅百濟於九節度百二十郡



